



往事情怀

## 淡淡土豆香

文/衣名

在不同的城市,不同的场合,朋友小酌也好,亲友同聚也罢,五光十色的菜肴之间,我总是钟情于那一盘其貌不扬的土豆。或煎、或炒、或蒸、或煮,嗅到它淡淡的香气,我心中就会升腾起一种踏实的幸福感,而这一顿饭,也算够味道。

土豆,也叫马铃薯、山药蛋,在我的家乡五原县和义村,土豆是家乡的主要作物之一,也是每户农家必备食物。在童年的记忆中,过了中秋,队里就组织社员开始起土豆。耕犁翻开田垄,沾满沙土的大片土豆呈现在眼前,圆溜溜的,有的重达两三斤。少数呈紫色、红色,大多数是土黄色,长着不对称的小眼儿,煞是惹人喜爱。生产队为提高捡拾效率,中午不让社员回家吃饭,就在生产队的院子里支一口大铁锅,焖一大锅新土豆当午饭。男女老少吃着沙沙的、香喷喷的土豆,一边吃一边聊天,心里甜丝丝的。下午,大家把堆成小山似的土豆用马车拉上,从南到北转着分配给每户人家。土豆起完后,每户的菜窖也满了。

我小时候,家乡很贫困,乡亲们的副食一年四季几乎只有土豆。每顿饭都有土豆相伴,有时吃到发绿的土豆,母亲告诉我那是山药蛋露在外面被风吹日晒的缘故。虽吃在嘴里麻酥酥的,需配上咸菜,但仍不失味道。直到把肚子撑得鼓鼓的,有时晚上还睡不着觉……偶尔,因为煮的土豆少,不够吃,我和哥哥会争吵,甚至动手,妈妈只好劝说下顿多给我吃几个,最后才和好。

记得有一次,放学后我和几个小伙伴到山坡上挖野菜,饿得实在不行,就偷偷跑到生产队的地里挖了些土豆。小伙伴们忙着捡来干树枝、牛粪,拢在一起点燃,待柴火燃尽,将发红的火灰堆积在土豆上煨烤,一会儿就烤熟了。捧在手里,吹拍敲打,土豆的外表裸露出一层脆脆的黄皮儿。用手轻轻一捏,软绵绵的,犹如熟透的柿子。掰开,露出又白又沙又绵的瓤子,热气腾腾的香味扑鼻而来。我迫不及待地将烧土豆连瓢带皮一起吞进肚子里。小伙伴们正吃得兴头上,护秋的人站在了我们面前,可把我们吓坏了,央求他千万别告诉

大人。可他不依不饶,把我们臭骂一顿不说,还把父母亲叫到生产队,在社员大会上做检讨。为此我还挨了父亲一顿打骂,秋天队里分土豆时还扣了我家五斤。

在冬季,到了大小雪节气,家家开始杀猪,母亲就准备一锅杀猪菜:土豆猪肉炖粉条,外加一盘山药炒肚丝,招待亲戚朋友。那香喷喷的菜,想起来仍回味无穷。

冬天里,土豆还有另一种吃法——吃冻土豆。母亲把土豆放在院子里冻一个晚上,第二天拿回家,放在盆里倒上凉水,这样就会结出一层冰。慢慢地,冻硬的土豆化软了,再挤干水分,上笼蒸大约15分钟,香味就窜出来了。吃在嘴里又香又筋道,吃剩下的用绳子串起来晒干,既不易坏,品尝起来又脆又爽口。

那时,我家人口多,兄弟姐妹七个都在上学,生活拮据,无力负担学校的伙食费,只好每天自带一顿干粮。为了填饱我们的肚子,母亲把土豆切成片放在锅里烤熟,用线一串串穿起来让孩子们带到学校。那黄津津、脆酥酥的土豆片不仅填饱了我们的肚皮,也振作了精神,学习劲头自然也足,个个成绩名列前茅。

记得在青黄不接的后伏天,粮食吃完了,母亲就带着我们挎着篮子、扛着锄头,到自家的自留地里找长势好的株苗,挖几个较大的土豆。如有幸挖到一个特大号的,我都会惊喜地跳起来;有时挖烂一个,会心痛好一阵子。尽管此时的土豆尚且稚嫩,但它毕竟帮我们度过了生活难关。

土豆不仅养育了我,还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了很多欢乐。每到夏天,家乡的田野、房前屋后耕种的土豆地都是碧绿一片。土豆随季节开着不同颜色的小花,有白色、紫色、红黄色的。我和小伙伴们在田间嬉戏游玩,捉迷藏、掏鸟窝……最有趣的要数从土豆株苗的外形辨猜其品种:大株青根的是“老财灰”,小株直茎的是“贼不偷”,还有“里外黄”“虎头白”等等。

现在,就算久居闹市,土豆的各种吃法依然是我的最爱,如同品着千帆过尽的淡然和千般滋味后的清甜。吃着土豆,我感觉自己距离家乡很近,很近。

昨日重现

## 父亲的流动“书屋”

文/兰风

父亲爱看书,这个习惯打小就有。听奶奶说,过去他总把窝头省下来,就为换小人书。后来日子好了,他打工的一大半收入都花在旧书摊上。家里的大木箱子装满了书。

那年我上小学,村里的孩子们除了课本,几乎没见过课外书。父亲看见校门口总聚着打闹的孩子,突然把家里那辆破旧的脚蹬三轮车改装成了“书屋”。他用废木料钉书架,放在三轮车斗里,用一块塑料布蒙着,还在车斗侧面歪歪扭扭写了“免费借阅”四个粉笔字。开学那天,他蹬着车“嘎吱嘎吱”到了校门口,停稳三轮车,揭开塑料布,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同学的目光,车上的《安徒生童话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等书籍引得他们眼睛发亮。

“叔叔,这个孙悟空的书能借我看吗?”扎羊角辫的小琴怯生生地问。父亲赶紧从书架顶层抽出泛黄的《西游记》,说:“看的时候爱惜点,看完来换别的。”那天放学,校门口的三轮车周围挤满了孩子,有的蹲着,有的趴在车斗上,连树上都坐着偷看书的调皮蛋。夕阳把书页染成橘红色,父亲蹲在一旁卷旱烟,眼睛却总往孩子们身上瞟,笑得比谁都开心。

渐渐地,这个流动“书屋”成了村里的“文化地标”。农闲时,大爷们会来翻《参考消息》,唠着各种新闻;小媳妇们抱着孩子看《知音》;最积极的还是学生,我常看见二柱子攥着作业本,追着父亲问“诸葛亮草船借箭为啥能成功”。

去年过年回家,三轮车早已锈迹斑斑,书架上的书也蒙上了灰。父亲摸着书页叹气:“现在娃们都玩手机,没人来看书咯。”可我知道,那些在书屋里度过的时光,早已在我们心里种下了种子。小琴考上了师范,二柱子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,他们都说,是父亲的书让他们看见山外的世界。

如今,每当我翻开书页,总会想起那个守着三轮车的身影。父亲用最朴素的方式,把文字的星火传递给了我们。那辆破旧的三轮车,不只是流动的书屋,更是一座连接现实与远方的桥梁,载着父亲对知识的执着,也载着无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一寸芳草

## 大暑的性格

文/魏益君

大暑,热烈如火  
灼烧着每一寸时光  
不知疲倦地  
在天地间  
铺展一幅热烈的画廊

阳光  
是灼热的笔尖  
绘出金黄与赤红的交织  
蝉鸣  
是大暑的交响

在酷热中寻找生命的欢畅  
风  
变得慵懒而温热  
轻轻摇曳着稻香  
预告着秋的收获

大暑的性格  
是直率与坦荡  
把炽热的真相烙在风里  
万物低头  
读懂了光的重量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